



爱如指间沙

靡宝 著

*Love, like sand between
the fingertip*

靡宝《歌尽桃花》后
又一经典暖伤初恋

全文修订 / 诚意守候

不是每个人都能遇见“何以琛”
但幸好还有一种守候叫“张其瑞”



少年爱恋
在最好的年纪遇到 Ta

不管天涯海角 / 无论惊涛骇浪
他们曾爱对方逾生死 / 却抵不过命运的辜负

廣東旅遊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树洞书·良医书·爱书·才书

爱如
指间沙

靡宝 著

 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爱如指间沙 / 麋宝著. --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

2015.8

ISBN 978-7-5570-0144-5

I. ①爱… II. ①麋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5800 号

出 版 人：刘志松
总 策 划：邹立勋
责 任 编 辑：郑作民
文 字 编 辑：李 婕
版 式 设 计：赵苏楠
封 面 设 计：Titi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号楼三楼)

邮编：510642

邮购电话：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湖南翰林文化有限公司印刷
(湖南省湘阴县顺天大道南侧)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9.5 印张

282 千字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 册

定价：25.00 元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

目录

001/ 楔子 ——

—— 浮尘 /002

033/ 流年 ——

—— 远航 /065

091/ 知交 ——





目录

125/ 初恋

重逢 /158

198/ 困局

破茧 /238

285/ 尾声



楔子

这天夜里，她又梦到了他。

毕竟时间隔得太久，在她的梦里，他面目已经有点模糊了，只是高挑的背影一点都没变。

校服始终是有点不合身的，浅灰的颜色，一不小心就弄脏了。夏日午后的太阳又那么烈，每个人都汗如雨下。他的手臂上缠着白色绷带，汗水打湿后背一大片。

他拉着她的手，走得很急。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他们在绿林道上奔走着，路长长的，没有尽头。

夏蝉在头顶的树梢上声嘶力竭地鸣叫。她的心跳动得那么激烈，就快要呼吸不过来，喘息着，肺在胸腔里挣扎。

她的世界，她的整个世界，都在这一刻旋转起来。

可是她不害怕，因为他还一直握着她的手，一直……

一浮尘—

顾湘张开眼，富贵那张端庄且淡定的猫脸此刻正对牢了她。见到她醒来了，老猫把冰凉的鼻子凑了过来，在她脸上蹭了一下。

“喵——”

“喵你个头啊。”顾湘把富贵从胸前抓了起来，丢到床下。

大清早的猫压床，难怪会做噩梦。

富贵对这种不温柔待遇已经习以为常，它抖了抖毛，又喵鸣了两声，慢吞吞地磨爪子去了。

作为一只八岁的、见过大世面的老猫，淡定生活才是它一直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又或许，是淡定的、每个星期都有罐头吃的生活。

顾湘看了看手机，七点二十。才睡了六个钟头不到。

脑袋还昏昏沉沉的，却再没了睡意。她披衣服下了床，去洗脸刷牙。

外面有地铁开过，轰隆声仿佛地震，脚下的地板都颤抖了起来。

酒店给她们租的宿舍是一栋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房，从外面看，旧得可立刻入镜做鬼屋。幸而公司把门窗都换了新的，墙壁也粉刷过，住进来，不算太寒碜。

小小一套两室一厅的宿舍，住了四个女孩。两个女孩在茶坊，一个前是前台，都上早班。顾湘今天轮休，却没有睡懒觉的命。

九月中旬了，外面天气还很热，秋老虎的尾巴依旧大肆横扫。砖房

里还算凉快，大热天也只用开电扇就足够。

擦干脸上的水珠，顾湘换下睡衣，扎好头发，从钱包里抽出五块钱，出门买早餐。

巷子里小摊贩多，一块钱的豆浆，四块钱的煎饼，再加一个鸡蛋。卖豆浆的大妈已经认得了顾湘，时常和她拉拉家常。

“晚上要去摆摊吗？生意好吗？”

“肯定要呀。不过不是周末，生意一般般啦。”

大妈给她的豆浆里多加了一勺糖：“你这个小姑娘真的好拼命哟。平日在酒店上班，难得休息一天，还要去摆摊赚钱。我儿子要是有你一半上进就好啰。”

“我也是想赚钱回老家买房子啦。”顾湘笑着。

大妈问：“不打算留下来呀？”

“不啦。”顾湘啃了一口煎饼，“赚几年都买不起一平方米，还是回老家轻松些。”

“也是哟。”大妈深以为然，“不过你这么漂亮，找个当地的男生结婚也好嘛。”

“阿姨好心啦！我这么穷，又没读过书，谁会来追我哦。”顾湘笑起来。

身边站着买早点赶着上班的白领，洁白的衬衫，笔挺的西服，好奇地望了顾湘一眼。女子五官清秀，皮肤白皙，却不修边幅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姿色。

顾湘说的生意，就是晚上在旅游商品市场里卖手工艺品。

最开始她是批发了东西来卖，都是女孩子的小玩意儿，发圈、手链、耳环什么的，利润微薄，只能赚点糊口的小钱。后来顾湘就干脆自己进了原材料在家里加工。

顾湘的手很巧，又有头脑，专门模仿着名牌包做缩微的小钱包。这种小零钱包非常受年轻女の子的喜爱，十块钱、二十块钱一个，一晚上可以卖出去很多。别家看到这个主意好，于是也学着来做，不过都不如

顾湘做得细致。

一个小钱包，从裁剪到缝制粘贴，再到晾干，大概需要一个小时。顾湘值夜班的时候没事干，就在值班室里做。一个晚上可以做七八个。顾湘也就靠着这份小工，赚着一份尚算不错的外快。

太阳一点一点升到了中天，室内的气温也有点升高。顾湘把手里一个仿古驰的小包的拉链缝好，终于停下来喘口气。她鼻尖上冒出了亮晶晶的汗，脸上还是没什么血色。

老房子采光不好，有点暗。富贵正悄无声息地在阴凉的角落里慢慢走着。天热了它也不大爱出门，毕竟年纪也大了。

顾湘走过去把富贵抱了起来，它还挺沉的。顾湘摸着它的毛，它喵喵叫了两声，声音有点哑。

都已经是只老猫了啊。顾湘在心里说。一晃就过去八年了，真快呢。

又有列车进站，老房子再次跟着震动起来，玻璃窗咣当响。

顾湘去洗手间捧了水泼在脸上，重新打起了精神。有个客人预订了一款小包，她还得赶着做出来。

秋日傍晚黑得比以前稍微早了些。太阳刚西斜，顾湘就带着家当出动了。

一个大蛇皮袋，一辆半新的二手单车。从家里慢悠悠地骑到旅游区步行街，正好赶上开市。

路灯点亮了，小贩们纷纷出动，游人也逐渐多了起来。

顾湘在这条街上和人同租了一个摊位，恰好对着路口，隔两条街道就有一所高中，放了学的高中女生经常光顾她的生意。小女孩们喜欢跟风，一个女生买了，一个班的女生都要买。最初也是托了她们的照顾，顾湘的生意才坚持了下来。

同摊位的大姐姓李，四十多岁，老公死了，独自抚养着一个女儿。李大姐卖的是手工项链，挂着大大的广告牌——“韩版最新款式”，其实都是自己在屋子里胡乱串起来的。

“小顾，吃了吗？”李姐嗓门有点大，人挺热情的，“今天家里做了鱼，

我带了点来，你尝尝。”

“我说怎么一来就闻到香了呢！”顾湘忙笑道，“我今天有口福了！”

李大姐是四川人，口味重，做的鱼又咸又麻又辣。顾湘一吃麻辣的食物就涕泪横流，所以吃了两块表示捧场，不敢多吃了。

夜色降临，路上的游人越来越多，本地人还少，多是外来的游客，说着各地的方言，连老外都会用蹩脚的中文同商贩们讨价还价。新做好的一批小钱包摆了出来，立刻就有女孩子围过来挑选。

顾湘今天生意不错，才过八点，货就卖了一半。照这个速度，今天可以提前收摊了。

刚送走了一群只看不买的游客后，顾湘发现有一个小包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了摊位下的水洼里。她蹲了下去，猫着身子伸长手去捡。就这个时候，两双休闲鞋出现在了视线里。

“这是小钱包吗？做得真有意思啊！”是个年轻女人惊喜的声音。

“喜欢？买吧。”男人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。

喜欢就买买买，顾湘最喜欢这样的客户了！

她撅着屁股趴在摊位底下，指尖差一点就要碰到那个小钱包了。男人脚一动，又把小包踢到了远处。

李大姐帮着招呼生意：“小姐买几个吧，很便宜的，你手里这个才要五十呢！”

“五十？”男人微微惊讶，“不就是个小包吗？”

刚才还买买买，现在就连五十块都舍不得。没钱出来逛什么街？

顾湘终于从摊位底下钻了出来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出了一身汗。

摊位对面站着一对年轻男女，看上去像游客。女的身材苗条，胸部挺丰满的，一头波浪卷发，大眼红唇，衣着时髦。男的站在阴影里，看不清脸，不过可见身材高挑、肩背笔挺。

顾湘不好意思地理了一下头发：“先生，不贵啦。这些都是纯手工的，一针一线做出来的，人工费就得不少了。小姐，你手里拿着的就是今年新款的香奈儿，你可真是好眼光。这边还有路易威登的新款。”

“做得还真像呢！”女生摇着男人的胳膊，“你觉得呢？”

男人扫了顾湘一眼，一愣，随即又看了她一下

顾湘不禁又理了理凌乱的头发，讪笑了一下：“我看二位同我有缘，给你们打个八折，三个包我只收你们一百二十元！小姐您看多划算！”

男人沉默着没说话。

顾湘以为他还嫌贵，立刻殷切地说：“要不就凑个整数，一百怎么样？不能再便宜了，再便宜就要赔本了。二位是外地来的客人，咱们这也是交朋友不是？”

顾湘已经觉得自己的笑容够灿烂了，语气也够真切的了，可是那个男人却始终皱着眉头盯着她看。

顾湘不免有点尴尬，只好转向旁边的美女，说：“小姐，虽然别的摊位也有这种小包卖，可是你仔细看，我家的做工可比别家好很多。不褪色，不脱线，拉链也很好用。你看，这里可以放纸币也可以放硬币，多实用啊……”

蒋安琦本来还有几分兴致，可是见张其瑞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便很识趣地摇了摇头。钱不是问题，就怕他以为她没品位喜欢这种劣质的小玩意儿，在人前丢份。

“算了，咱们不买了。”她拉了拉张其瑞的手，“我们走吧！”

“什么？”张其瑞似乎有点如梦初醒，这才把视线从顾湘的身上移开来。

女人对这种事总是敏锐的。蒋安琦这才注意到了卖东西的老板娘，多打量了她一眼。

二十多岁的女人，苍白且清瘦，容貌普通，衣着普通。怎么看都不是张其瑞喜欢的类型。蒋安琦放下心来。

大概是多心了。

顾湘眼见一桩大好的生意要泡汤，急忙挽救：“小姐，三个八十如何？这价钱走到哪里都是最便宜的了。不信你去别的地方问问。”

蒋安琦冷淡地笑了笑，拉着张其瑞走开。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算了，小顾，生意还有的是。”李大姐在旁边劝了劝。

张其瑞有点走神，被女伴拉着走了几步，听到李大姐这么一说，又回头望了顾湘一眼。顾湘刚好转过身，留给他一个背影。

“那男人总在看你呢。你认识他吗？”李大姐凑过来问。

顾湘想了想，摇头否认：“不认识啊。长这么帅，只要见过就忘了的吧！”

“可他看你的眼神挺奇怪的呢。”

顾湘笑笑：“大概没见过这样讲价的。”

到了晚上十点多，今天带来的货果真不负期望地卖完了。顾湘请李大姐吃了一碗凉粉，然后收拾好摊子，踩着单车回了家。

小区里还挺热闹的。在葡萄藤下话家常的妇女们还没散去，谈恋爱的年轻人也都还躲在阴影里说着情话。月色那么好，秋夜的风清凉舒爽，正是花好月圆时。

顾湘骑车路过的时候，就听到一个小青年低声对女友说：“不许看别人，你是我的女人！”

她的眉毛轻颤了一下，脸上浮现出缥缈又苦涩的笑意。

少年们爱的宣言总是那么惊心动魄，仿佛赌上了生命在宣誓。所以即便他们最终辜负了誓言，也让人觉得不后悔信了这么一回。

浴室里，水雾弥漫。

一只大手抹去了玻璃上的水汽。张其瑞赤裸着上半身，腰间围着浴巾，撑在洗漱台上，认真地注视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。

水珠从他肌肉精练的背上滑落。他撩了撩额前的短发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她的变化，并没有他想象中那样巨大。她甚至是快乐的。哪怕是苦中作乐，也让他感觉好过了些。

她出狱后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，转眼数年过去，谁都不知道她在哪里，经历过什么事，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。

高中同学聚会时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避提到她，连老师都不肯提她的名字。毕竟那件事闹得那么大，是学校的丑闻。

不论她从前多么优秀，多么受欢迎，如今她的名字就是一个禁忌。议论她，会显得薄情；同情她，又太令人难受了。

张其瑞抹了一把脸，走出了浴室。他看了一眼电视里播放着的财经新闻，几个熟悉的面孔一晃而过。

画面随后黑了。张其瑞把遥控器丢在一边，躺在床上，拿起了放在床头的 iPad。

手指轻轻划着，一张张照片翻过。扫描的照片不够清晰，让年轻的面孔显得更加稚嫩。孩子们笑得没心没肺，仿佛刚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。他们是如此单纯，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世界的恶意。更没有准备好离别。

画面最后定格在一张四人合影上。两对少男少女坐在树荫下，穿着校服。

这是一张抓拍，所有人都不在状态。清俊的少年正将一本书递给短发少女，而短发少女微微侧着头，同身旁英俊的少年相视而笑。还有一个长发少女坐在一旁，似乎在走神。

张其瑞嘴角勾起一抹苦笑，将 iPad 丢到一边，闭上了眼。

第二天，顾湘再度被富贵压胸而醒。只是这次她做的噩梦是漫天都在下钞票，人人都去捡，可只有她看得着却捡不着，到手的都是废纸。

“人穷偏逢连夜雨，梦里都抢不到钱。”顾湘嘟囔着，把富贵丢了床。富贵懒洋洋地拿她的拖鞋磨爪子。

顾湘上班的地方是一家三星级的连锁商务酒店，名叫华庭。她来这家酒店上班，也属巧合。她之前本在另外一家小型商务宾馆里的房务部工作。上个月的时候，华庭突然来挖人，开出了不错的薪资，于是顾湘和一群同事都跳槽过来。

“华庭可比咱们之前待的那个破地方好多了。”一同跳槽过来的陈晓敏一边梳头一边说，“不说其他的，光是食堂的早饭油水都比以前足，咖啡还是现磨的。我说湘湘，你好好干，听说大堂经理要调走。以你的资历，竞争那个岗位很有希望呢。”

顾湘换上了酒店制服，雪白的衬衫，深紫色的西服，金色的姓名牌别在胸口。她的身材瘦削，制服显得有些宽大。

“我才来多久，哪里有升得这么快的？”顾湘笑了笑。

陈晓敏不禁瞪了她一眼：“你都在这行干了快四年了，才混到领班。不是因为你不能干，而是因为你太不争了。你以为你不争，人家当你是你的好人？才不呢！人家都在背后笑你傻。”

顾湘盘好头发，戴上了发网。镜子里的年轻女子穿着整洁的套装，干练精神。她有遗传自母亲的好皮肤，不用抹粉都白里透红。这样的女子看起来干净而简单，正是她一直想追求的状态。

“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。”顾湘冲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，“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事。往上升，难免……”

陈晓敏哼了哼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从底下升上来的，谁会没事去查你呀？”

顾湘关上柜子，正想说什么，一个女职员一阵风似的闯进了员工室。

“赶快换工装，别磨蹭了！”那个女职员气喘吁吁，“总部派了人来视察，人就要到门口了。领班以上的全部出来，去大厅准备迎接！快呀——”

顾湘和陈晓敏面面相觑，在连声催促下匆匆朝大厅跑去。

大厅里正乱哄哄的，大堂经理顶着两个熊猫眼，几个经理和总监全都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。前台几个美貌如花的妹子分成两排站在门口，翘首张望。好几个正在前台办手续的客人纷纷好奇地张望。

顾湘一边整理着衣领，一边走到经理们身后。

大厅一侧的等候区里，有一个男子坐在沙发上，报纸遮挡了他半个身子。而他身旁，坐着一个长发美女。

顾湘看清那个美女的面孔，不禁微微惊讶。

“别东张西望！”大堂经理低声斥喝。

顾湘急忙转过了身，和同事们站在一起。

一辆奔驰轿车驶到门口。门童奔过去拉开了车门。

顾湘翘首望去，就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男子下了车。他穿着T恤

和牛仔裤，行李是一个耐克旅行包。马经理略微困惑了一下，带着人快步走了过去，一脸殷勤地伸出了手。

一、二、三，前台小姐们齐鞠躬。

“张总，您旅途辛苦了！”

马经理伸出去的手悬在半空中。年轻的男子困惑地瞪大了眼，挠了挠头，扑哧笑了。

“先生，你认错人了吧？”

场面陷入尴尬的寂静之中。

报纸唰的一声收了起来。沙发后的男人站了起来，大步朝这边走了过来。男人的皮鞋踏在花岗岩地砖上，发出很好听的嗒嗒声。

男人擦着顾湘的肩膀而过，越过人群，径直走向马经理一行。

“抱歉，他们认错人了。”男人的嗓音低沉醇厚，听着有些耳熟。

马经理震惊的模样简直惨不忍睹。陈晓敏不厚道地扑哧笑出声来。顾湘急忙拿手肘碰了碰她，两人都忍着笑埋下了头。

送走了那位一脸莫名其妙的客人，马经理终于回过了神。他顾不上抹汗，把手换了个方向：“对不起，张总，我们刚才……”

“你们有心迎接我，谢谢你们一番好意。”男人握了一下他的手，随即就松开了，“但是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们这番作为会打乱酒店的日常运作，同时给客人带来不便。我希望下一次不再有这样的形式主义。”

马经理简直无地自容。还是总监反应迅速，立刻出来道：“张总，我们给您安排好了VIP套房，您看是先去休息……”

“先工作。”男人简洁利落地发号施令，“员工们各自归位。不要耽误了正常运营。”

男人将手里的公文包往助理手中一递，大步利落朝前走去。

大堂经理留下来赶人。众人一哄而散。

“顾湘，”大堂经理点名，“你们李经理今天不在，你代表房务部，跟我来。”

一群高管簇拥着张总走在前面。男人穿着一袭裁剪合身的深蓝色西装，显得肩背宽阔，背影挺拔。他走路很快，一群女职员要小跑着才能

跟上他的脚步。

顾湘隔着人群望着男人连发梢都修剪得一丝不苟的后脑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

从餐饮部到客房部再到后勤，顾湘深刻领教了高管们对这个男人畏惧的理由。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吹毛求疵的男人。每一个环节他都要过问，每一处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
顾湘看着他戴上了一只白手套，从不起眼的角落抹过，再将沾着油腻灰尘的手套丢在了领班的手里。

“以为柜门顶上是人眼看不到的地方，于是想蒙混过关？”男人声音冰冷严厉，“上次卫生检查，就因为你们分店分数太低，拖了总分。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马经理，你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你是否还适合这个职位了。”

“这就是太子爷？”一个领班在人群后小声嘀咕。

另一个领班说：“集团董事长的儿子，执行总经理。不知道他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小分店来视察工作，都说是因集团里有……”

男人转过身来。顾湘她们飞速地低下头。

张其瑞的目光从顾湘的头顶掠过：“今天就暂时到这里。大家可以回归岗位了。马经理，我等你们的报告。”

“会议室在这边。”马经理强颜欢笑，引着他出了后厨。

顾湘一回到房务部的办公室，就被陈晓敏和几个同事拉住了。

“如何？张总帅不？”陈晓敏双眼亮晶晶地盯着顾湘。

“吓得要死，一路上都只看到个后脑勺。”顾湘灌了一口凉茶，长长嘘了一口气，“没见过这么严厉的老总。玻璃杯子都要一个个挨着看。耳朵还好尖哟，推车的滚轮响声比平日大了些，他都听得出来。老马一副都快要犯心脏病的样子。”

陈晓敏说：“听说他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呢，在旗舰店里从前台开始做起，每个部门都踏踏实实地做足了半年，一直做到现在的位置呢。”

“酒店业和别的不同，哪个高管不是这样升上来的？”顾湘不以为然。

“你真没用！”陈晓敏点她的脑袋，“跟着老总跑了半天，连人脸

都没看清楚。”

“又不是捉犯人，看清脸那么重要吗？”顾湘嘻嘻笑着，拉着陈晓敏干活儿去了。

到了下午，顾湘就要换班的时候，天空突然下起了雨。

南方秋天的雨，比起夏天的暴雨可是丝毫不逊色。先是黄豆大的一阵急先锋，打得路人奔走逃窜，然后转成中雨，淅淅沥沥地慢条斯理地落着。地上湿漉漉的，水槽哗哗响。

直到顾湘在食堂里吃完了晚饭，雨还没停。幸好宿舍不算太远。顾湘随便捡了一本杂志顶在脑袋上，冲进了雨里，准备一鼓作气跑回家。

一把伞忽然伸了出来，遮住了落在她身上的雨水。

顾湘紧急停下了脚步，扭头朝撑伞的人望去。

雨从伞沿落下，打湿了男人那一身昂贵的西装。顾湘瞬间脑子一片空白，怔怔地望着他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“借一步说话，方便吗？”男人主动开了口，目光很镇定。

“哦……好……”顾湘手里还捏着那本皱巴巴的杂志。她已经换下了工装，穿着一件旧T恤，一条牛仔七分裤，披着头发，看上去像是个准备去菜场的妇女。

她跟着男人走到停车场旁边的车棚下。这里很偏僻，就算有同事过来，也不会注意到这个角落。

“你……”男人注视着她，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顾湘望着他，一时没说话。

“我是张其瑞。”男人说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华跃高中，高三一班。你或许不记得了，那时候我坐在……”

“你总是坐在第四组第四排靠窗的位置。”顾湘浅浅一笑，“我记得你的，张其瑞，你是班长，刘静云是英语课代表，我是学习委员。张其瑞，小班长。”

她把这三个字反复加重又念了一遍，是在回忆，又像是在肯定。她的笑轻飘飘的，仿佛微风一不小心就能吹走，正和她的往事形成鲜明的